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96

8 March 1988

CHINESE

第二七九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3月8日星期二，上午11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巴西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镜武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尔加尔

萨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8-60360/A

31P

上午 11 点 2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1988年3月2日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567)

1988年3月2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568)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对这个项目作出的决定，我邀请博茨瓦纳、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圭亚那、印度、科威特、塞拉利昂、南非、突尼斯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加尔瓦洛夫先生（保加利亚）、查波托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因萨纳利先生（圭亚那）、达斯古普塔先生（印度）、阿布赫桑先生（科威特）、卡尔伯先生（塞拉利昂）、曼利先生（南非）、格扎尔先生（突尼斯）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索尼里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请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优素福先生（马来西亚）、伊赫米先生（尼日利亚）、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和奥斯曼先生（索马里）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摆在成员们面前的文件 S/19585 载有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尼泊尔、塞内加尔、南斯拉夫和赞比亚提交的

一项决议草案案文。

我要提请安理会的成员们注意文件 S/19588，该文件载有 1988 年 3 月 7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一封信的全文。

第一位发言的是巴基斯坦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首先我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衷心地祝贺你担任三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你所代表的国家同巴基斯坦维持紧密和友好的关系，你的国家一贯坚持《联合国宪章》原则，坚持不懈地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外来统治和压迫的斗争，因而得到了巴基斯坦人民的钦佩和尊重。我们相信，在你的明智和干练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将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在南非制造的镇压事件作出有效的反应。

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对弗农·沃尔特斯大使的钦佩，他在上月份主持安全理事会工作期间干练出色地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被要求召开会议审议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在南非的镇压行径，这种镇压行径早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尽管近年来联合国不断地对这个毫无悔改之意的政权施加压力，要求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但是比勒陀利亚的镇压行径仍在不断地升级。这项罪恶的政策被国际社会视为一项反人类的罪行、受到应有的谴责。2 月 23 日比勒陀利亚政府对 17 个反对种族隔离的和平组织施加了事实上的禁令，这表明它以轻蔑的态度继续推行这项政策。

3 月 3 日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姆努姆扎纳先生在发言中指出，这些限制措施

“是对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民组织和个人的第三代的禁令。”（S/PV. 2793, 英文本第 17 页）

他指出这些镇压性措施是以 1960 年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为起点的，这一禁令剥夺了和平斗争的机会，迫使非洲人国民大会转入地下，从而激发暴力。他还指出，第 2 阶段是 1977 年对 17 个人民组织的禁令，这一禁令受到安全理事会当

年通过的第418(1977)号决议的谴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2月23日被禁令所限制的组织同1977年被限制的组织数目一样。受限制的组织当中包括一些最民主和最进步的组织，比如民主联合阵线，这个组织的财务主任评论说，“政府对反对其政策的和平组织宣战了。”2月29日同其他许多牧师一起被逮捕的图图大主教也以同样的口气提出警告说，如果他们——也就是指南非白人——

“不早日制止这个政府，看来他们会这样做的希望不大，那么我们将走向战争”。

过去，在安全理事会的许多会议上人们一再指出，种族隔离是一个罪恶的制度，不可能进行改良，消除它们唯一途径就是予以根除。目前的南非政权必须知道，维持名实俱亡的残酷殖民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可恶的怪物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不可能阻止走向普遍博爱与平等的文明进程。比勒陀利亚政权现在在其一意孤行的灭绝道路上止步并往回走还是来得及的。

现在比过去更为突出，在这些辩论中，南非政权的表现是根本不尊重安全理事会。它的代表在发言中一直用的是蔑视和诋毁的言论，其用意显然是破坏安理会的权威。主席先生，你在3月4日的发言中指出你本人注意到南非代表傲慢地对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进行指控。你还指出，你赞成那些提请你注意南非代表发言的安理会成员的看法，这只是表明南非决意无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决定，继续推行它的种族主义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光是谴责南非政权，或仅仅是重复由于容忍和妥协而变得无效的以前那些决议的内容，是无济于事的。现在安全理事会应当采取一种有效的办法，制止比勒陀利亚政权不顾一切地推行一项危及该地区和平与安全并给南非本身带来灾难的行动方针。

巴勒斯坦总理在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

“种族隔离是一种残酷和邪恶的信条，它违背上帝的律法，是一种反国际法的罪行。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一直坚决地全面抵制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同意对种族隔离的罪犯实行强制性制裁”。(A/42/PV.11

第9页)

安全理事会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应当迫使南非根据文明准则和南非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改变自己的政策。只有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赞扬我国政策和对我说的客气话。

勃朗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祝贺贵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主席。我借此机会向担任安理会二月份主席的美国代表表示感谢。

主席先生，你和许多同事已经对南非非常驻代表发言的口气和实质内容表达了你们的情感，我国代表团也深表同感。

对十七个非洲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实行新的限制，这是南非政府对所有种族隔离制度反对者推行的镇压政策上的另一重大事件。这些措施于1988年2月24日宣布执行，使整个国际社会为此震惊，因为这些措施只会导致该国和平变革的前景更为遥远。

在1988年2月25日发表的外交部声明中，法国坚决谴责了这些措施。这些措施的矛头对准着那些主张利用和平手段消除种族隔离为其目标的组织。我们认为，这一对自由的袭击为对话树立了新的障碍，而如果想要在南非建立一个所有社区合法权利都得到尊重的民主社会，对话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法国已呼吁南非当局立即撤销他们的决定。

虽然南非政府的措施被描述成仅仅是限制而已，但这些措施实际上等于禁止有关团体的一切活动，其真实目的是要剥夺南非非暴力反对力量从事任何民主活动的机会，以此扼杀它们的呼声。

在一个已经处于紧急状态的国家里，这些特殊措施具有特别的严重性。确实，南非政府采取这些措施，事实上是朝着同解决该国危机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除了进行旨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对话，别无他途。

法国政府主张同南非社会所有各派力量进行此种对话。我们知道，进行对话的必要条件是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取消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禁令，废除对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限制。

2月24日采取的措施与理想中的目标背道而驰。从那时以来，南非政府表现出了它的顽固性，因为它进一步限制反对种族隔离的个人行动和言论自由，压制示威抗议，包括由南非教会理事会组织的示威抗议。

在由南非教会理事会组织的示威抗议中，南非当局毫不迟疑地逮捕了仅仅行使和平示威权的图图大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从那时起，又宣布了进一步的计划，通过遏制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财政来源来限制反对力量的政治活动。

南非政府仍然对呼吁现实主义和良知的呼声置若罔闻。对所有各方面来说，它的顽固态度都令人不安。它所进行的日益加剧的镇压只会驱除任何形式的对话并进一步加剧南非的政治危机。确实，它刚刚采取的措施加剧了南非政治社会的两极分化，使其成为两大对抗的阵营。一旦这两大阵营陷入僵局，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采取对抗和暴力的道路。

国际社会义不容辞，必须对这种前景作出强烈反应。安理会这几天的会议提供了一个向南非政府发出警告的良好机会，让它认识到它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带来的危险。

最后，我要重申法国对南非当局的呼吁。法国呼吁南非撤销这些措施，走上唯一现实的道路：进行旨在彻底消除种族隔离的对话。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的祝贺。

下一位发言者是索马里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斯曼先生（索马里）：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这不仅是对你的丰富经验、外交才能和卓越

品质所表达的你受之无愧的承认，而且也是给予你的伟大祖国南斯拉夫的一种荣誉。我国与贵国有着密切的友好和合作关系。我们相信，在你的指导下，安理会的审议将取得圆满成功。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美国弗尔农·沃尔特斯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因为他成功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成员给我机会参加关于南非最近事态发展的辩论。

我国代表团象其他代表团一样，强烈谴责南非最近表示出来的对正义和人权的蔑视。我们还要表示，我们对南非代表对安理会和联合国的傲慢无礼感到愤怒。我们相信，全体会员国都受到了挑衅，必须对南非最近的镇压浪潮和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其罪恶和顽固行径的明显决心作出强烈反应。

当然，广泛的国际舆论对南非的行动和态度表示愤慨，但是，更加恰当的是，安全理事会应表示更大的决心，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结束种族隔离，结束南非人民长期的痛苦和苦难。

25年前，安理会确认种族隔离自成一格，种族隔离对人权的侵犯史无前例，因而成为国际关切和采取国际行动的恰当课题。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国际社会看到种族主义非人道的种族隔离计划逐渐展开。我们看到以疏远、剥夺和驱逐当地的非洲人的手段犯下的危害人类罪，我们看到南非企图通过粗暴地违反国际法颠覆和赤裸裸地侵略邻国来维护种族隔离。我们看到南非在国内变本加厉地推行镇压和恐怖政策，甚至杀气腾腾地对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推行这种政策。

南非现在打击从事其境内和平抗议活动的主要的反种族隔离组织，企图抑制强大的南非工会大会的声音，并切断了外界对南非人权支持者的人道主义援助，对此人们不应感到惊奇。这种蓄意堵死剩下的和平变革的途径的作法是几十年前就开始的进程中的又一个步骤，这个进程是当着国际社会的面进行的。

所有这些不幸的事态发展不受抑制地继续着，因为南非一直明白它不会受到任何有效的阻吓。根据《宪章》第七章规定采取实施行动的威胁一再未落实。高度支持的贸易、外交和社会关系继续不断；广泛的军事援助加上核技术的提供，使南非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国家。比勒陀利亚政权公然对抗联合国的行径是这些投机主义政策结下的苦果。

南非局势清楚地表明，那些多年来建议要耐心的人起码是错误地坚持认为，只要价以时日和鼓励，南非将纠正罪恶的种族隔离的不义行为。这个论点不断被比勒陀利亚继续坚持的不妥协立场所削弱，今天，它显然毫无任何正确性可言。

安全理事会必须现在考虑摆在联合国面前的选择。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将正视这个事实，即不均匀地实行的选择性的、自愿的制裁没有取得效果。索马里同绝大多数会员国和南非大多数被压迫人民一起要求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这是联合国可采取的唯一和平和充分有力的措施。在1963年首次在安全理事会提出时，这本来可以是一个恰当的行动进程。今天，当南非国内外的局势剧烈恶化的时候，更没有理由拒绝实行全面制裁。明确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已经确定，不采取强有力的国际行动，南非将不断地滑向暴力和流血，最终导致一场涉及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并具有严重的国际影响的长期的种族冲突。

我国代表团承认，实行有效制裁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将给一些国家带来某些困难。然而，我们认为，只要有决心和承诺感，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应该鼓起勇气采取步骤，以确保均等地，统一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此外，必须作出认真努力，以便加强南非的前线国家维护经济独立和经受住南非可能对它们采取的任何惩罚性行动的能力。

不管有什么困难，除了采取这些行动步骤之外，别无他途。我们坚信，这些步骤符合联合国承担的结束种族隔离和为在南非实现和平与公正的道义和政治责任。

南非再次公开和无耻的告诉国际社会，它打算继续认可其恶毒的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策。利害攸关的不仅仅是消灭种族隔离这个危害人类罪和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而且是联合国这个世界组织的信誉和权威。我国代表团强烈希望，安全理事会将对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提出的挑战作出有效的反应。

主席：我感谢索马里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说的客气话。

布奇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作为一个与南斯拉夫毗邻的国家的代表，我极为高兴地向你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职务的祝贺。我们相信，安理会及其工作将大大受益于你的熟练的指导和贵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我们还要感谢美国常驻代表，他以著名的经验和常见技巧领导了安理会二月份的工作。

安理会再次审议种族隔离的问题。这一次我们开会讨论的是2月24日的禁令，该禁令取缔了南非很多反种族隔离的组织。这些组织并未遭到镇压，但却被剥夺了从事政治活动的的能力。此后，南非警察还采取措施对付为反对种族隔离而举行和平抗议的宗教领导人。

我国代表团今天在安理会上就这两个事件发言，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构成了令人不安的迹象，说明南非的局势正在恶化。它意味着南非继续通过武力在国内实行种族隔离的统治，并通过侵略政策而在国际上为其辩护，这种政策旨在向外转嫁南非的困难，从而干涉了其他国家的自主和自由。新的事件告知我们，目前甚至连和平地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都不允许了。实际上，南非向人们传递了又一个不容异己的信息。

当南非拒绝对话到了连文明抗议都禁止的地步，这就意味着人的价值和公民价值的下降影响到了南非的白人。换言之，剥夺其他人的权利导致那些实行种族隔离的人的权利也遭到损害。除此之外——这也是最麻烦的一面——禁止并非导致

破坏和平的抗议活动说到底便是鼓励暴力。基于多年来的这种经验，我们只能认为，甚至南非也不会真正相信导致种族隔离的问题将会通过禁止群众性组织的政治活动或文明抗议的表现形式而得到解决。

我国政府已公开地直接通过双边渠道表示了对最近事态发展的关注。我们的抗议是正式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只能在此加以重申。意大利政府还与同欧洲共同体其他 11 个成员国一道就南非的最近事件发表了声明，声明强烈谴责南非又一次表现出破坏了我们所信奉的方法——进行对话的不容异己的行为。

最后我愿表示希望，国际社会对南非最近事态的反应，将至少有利于制止南非执行那些威胁到很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共同体为减轻种族隔离影响而继续提供经济支持的规定。

主席：我感谢意大利代表对我国及我本人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津巴布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极为高兴地看到你这样一位朋友和友好的南斯拉夫的代表来主持安理会三月份的工作。贵国同我国之间享有特殊和持久的友谊纽带，这种友谊是在我国人民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中形成的，在我们不结盟世界多年来对和平、正义与人类进步的展望和努力中得到培养与加强。我们很清楚，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将由于你的广泛外交才干而顺利进行。

我还愿向你的前任、美国的沃尔特斯大使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他干练地指导安理会上月份工作表示的赞赏。

上星期四，安理会受到比勒陀利亚政权代表最无理的谩骂与嘲笑。我国代表团对于安理会受到这种谩骂和有失体统的行为的侮辱而感到遗憾。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不应当借谩骂这一庄严机构的成员而发泄比勒陀利亚的恼怒情绪。因为安理会对于博塔最近在南非腹地的补缺选举中遭到种族隔离意识本身制造出来的恶怪型突变者的呵斥一事不负任何责任。而世界范围内对博塔禁止和限制 17 个群众

性民主组织活动的痛责，也与安理会无关。正是博塔的政策、他为满足其政策所创造出的德兰士瓦的政治变异者的贪婪欲望而狂费心机的努力，才给他带来了痛苦悲伤，而绝不是别人——不是他的邻居，当然也不是安理会。

全世界早应清醒过来，及时看清南非内部正在发生的事件。南非的事件可能使国际社会措手不及，这确是现实存在的危险。南非的纳粹主义正在复活。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正象人们所预见的那样，逐渐成长为羽翼丰满的法西斯主义。

在南非最近的补缺选举中，现代“纳粹分子”正在列队行进，只是这次他们穿的是卡其军装。他们要求在南非建立白人国家，只是在需要劳动力时才允许黑人进入。不过，所有犹太人都将被驱逐。这真是对被人们唾弃的南非和以色列两国之间自吹自擂的同盟的不幸的讽刺。

正如欧裔非洲人抵抗运动领导人尤金·特雷勃朗希面对鼓噪欢呼的忠实信徒们，提出白人国家的建议时所说的，“我们要以我们优越的白种基因管理自己”。雅利安种族正在行进。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战术不只局限于在德兰士瓦看到的种族隔离的极端产物。甚至种族隔离国家本身也越来越倾向于对其反对派采用纳粹式的战术。

在去年中，我们看到由比勒陀利亚安全机器指挥和批准屠杀种族隔离政权主要反对者的希特勒式刑行队的增加。在整个南非都可以听到一种新类型的比勒陀利亚受害者，即所谓的“失踪者”。南非工人现在不断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有一天刑行队会在他们上下班的路上袭击，学童在上学的路上害怕自己可能永远回不了家，享受家庭的温暖。大赦国际一位代表在日内瓦人权事务委员会最近的会议上指出：

“南非又一个不祥征兆就是袭击对政府的批评者或反对派的事件日益增多，而当局未能查出和法办肇事者。近年来，德班人权律师维多丽亚·姆辛加遇刺，马修·戈米费和其他三位克拉多克人权活动家遇害，以及伊丽莎白港三位黑人社区领导人的命运都没有得到解释，后三人在关于他们被监禁的指控声中

失踪。对费边·里贝罗博士的谋杀也是如此，他是在一次谈论有关紧急状态下违反人权情况的电视影片中出现之后与妻子一起被杀的。最近，一位18岁的前政治囚犯西斯罗·德罗莫在安全警察向他侦询他在一次电影访问中向一家美国电视公司描述他于1986年被监禁时怎样遭到虐待之后发现被枪杀……许多政治活动家和其他人相信，这些谋杀是有政治动机的，是与安全部队有关或由其成员组成的团体进行的——也就是说，这些被杀者是非司法处决的受害者。”

种族隔离政权已成了绞杀狂。比勒陀利亚政权在1986年绞死了比南非联邦1910年建立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人。在美国这里，安理会知道，“沙佩维尔六君子”的家庭成员正在等待被处死，尽管全世界普遍抗议处死他们，包括安理会本身的呼吁。

比勒陀利亚政权发疯了。仅在过去24个月中它就根据紧急法囚禁了3万人，包括妇女与小孩。记者、牧师、工会成员、学生和社区领导人等等遭到监禁，而无法到法院去寻求补救办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获释。

当比勒陀利亚消灭或关押人民多数的这些领导人，谁还能相信它声称愿意为所有南非人的和平与公正的未来进行谈判的话？它的行动胜过它的言论。它于今年2月24日取缔17个群众组织是一个人人都理解的事实。它正在关闭而不是打开对话的渠道。南非白人为保卫种族隔离严密地组织了起来，如果发生危机，该政权今天可拉出一支40万人的军队，南非白人是当今世界上武装程度最高的平民，私人拥有2百多万支枪。这不是一个准备对话的国家或政府；它在准备打一场绝望的战争。

就在我们在此地开会的时候比勒陀利亚就有一支8千多人的军队占领着安哥拉南部。莫桑比克民族抵抗阵线正在莫桑比克搞破坏，而安盟匪帮正在破坏安哥拉。这是一个和平政权的业绩吗？武装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不满于政治现状者正在受到比勒陀利亚的训练和武装以颠覆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继续被占领。扩张主义、

好战态度和残酷镇压是恶毒的种族主义政权的真正特征。 由于其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破坏行动，每年有14万以上不到5岁的儿童死亡，如果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不存在的话，这些儿童本来是不必死的。 津巴布韦第一夫人、津巴布韦儿童生存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萨利·穆加贝夫人把这种情况戏剧性地比作每天有一架满载乘客的巨型喷气机坠毁，机上无人幸免。

比勒陀利亚代表完全错了，他不该说：

“我们的罪过是消除歧视和扩大民主。”（S/PV. 2795，英文本第15页）

比勒陀利亚的罪过是种族隔离。比勒陀利亚不仅没有扩大民主和消除歧视，而是在加强绞杀、取缔、谋杀、压迫、占领和侵略。 某些人最近暗示说“南非的冲突起源于部落主义”的论调也同样是错误的。 其根源乃是在于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种族隔离不仅是南非本身、而且也是整个次大陆的危机的根源。如果要在南部非洲恢复和平与进步，就必须全部、彻底、干净地铲除种族主义的侵略理论。

南部非洲不断恶化的局势要求国际社会立即采取协调一致措施，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放弃其不道德的政策。 除了铲除种族隔离之外，其它方法都不会导致南部非洲的持久和平。 根据《宪章》负有维护和平与安全重责的安全理事会有责任保证南部非洲已具爆炸性的局势不会进一步恶化。

我们注意到，过去两年中各组织，包括英联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都采取了旨在迫使南非改邪归正的措施。 几国政府，包括安理会的一些成员，也为此目的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 我们真诚地感谢并欢迎国际社会的这些原则立场。 但是，我们现在谋求的是国际社会协调和贯彻这些制裁计划。 我们注意到，欧洲共同体的一揽子计划是迄今为止安理会任何成员通过的所有一揽子措施中最起码的计划。

但是，措施若要有效，国际社会若要向南非转递强有力的信息，作为第一步联合国就必须采取这些最起码措施，并使之成为强制性措施。这样一套措施应先实行一年，是否延长将取决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在释放政治犯、允许被流放的人返回家园并不受逮捕的威胁、取消禁止政党的法令以及与南非大多数的领导人举行真诚对话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种要求并不过分。这不是革命性的方案，而是最起码的方案。我们并没有要求博塔及其亲信立即放弃权力。我们并没有规定其政府的形式或行动时限。我们所要求的是开始认真谈判的诚意——仅仅是诚意。

南非必须明白安理会是极为认真严肃的。正是出于这一理由我们才提出一项决议草案，我们认为它着手解决了上次我们在企图国际化美国国会通过的那些措施时遇到的一些困难。

在这些建设性的创新中首先一条是提出以12个月为期限和5项要求，这些都包括在本决议草案中，而上次的决议草案中则没有。这两点的重要意义何在？首先，在本决议草案中，我们对比勒陀利亚说，我们反对种族隔离和压迫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下命令规定南非人民应当实行那种政治制度。实行那种政治制度应由南非人民展开真诚的对话后决定。其次，我们对南非说如果它希望世界各国取消我们将实施的制裁，那么它可以在自己喜欢的任何时候采取行动。鉴于上述理由，我们希望在南非人民讨论安全理事会的要求是否合理时本决议草案将引起他们的高度注意。

本决议草案着手应付的第二个方面是范围问题。我们选用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体）采取的有限性措施为开端，我们希望由于共同体成员还不准备把措施范围扩大到该机构至今所通过的措施范围之外，我们这样做将使它们能够接受。既然安理会的各成员国都已分别采用了共同体的措施，或其他类似的措施，或甚至范围更广泛的制裁，我们希望不会有人提出不准备实行这些措施，因为这些制裁会损害邻国或南非的非洲人，或它们自己的经济。安理会各成员国名义上已保证要实施其中的大部分措施，因此，任何成员国都不应有反对的借口，因为这些措施至少在理论上已生效。

最后，我们提出了实施制裁 12 个月的时限，如果成员国，尤其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任何一国，认为南非已符合安理会规定的 5 项条件，那么可以停止实施这些措施。换言之，任何成员国都不能违背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的意志，使用否决权迫使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继续实施这些措施。更重要的是，5 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任何一国如果认为条件已符合，可以使用否决权终止这些措施的实施。

拟订本决议草案的国家对它们所提出的措施曾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考虑。虽然它们自己都承诺要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它们十分仔细地考虑了安理会一些成员国以前所表达过的意见和关注。现在是听由这些成员国支持这一建议性的、实事求是的全面的决议草案，以表示它们的诚意的时候了。比勒陀利亚会十分仔细地注意安理会的这次表决。它将会对它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政治意志进行估价，它的主要贸易伙伴的代表恰巧都在安理会列席。本决议草案并不要求这些成员国在本阶段上采取任何新措施，而只是表达一下与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斗争的更强烈政治意志。我希望安理会将抓住这个机会通过摆在面前的决议草案，以谴责南非对 17 个组织的禁止和限制以及对图图大主教和他的同事们的侮辱。

我们从新闻报道中了解到，安全理事会目前正在协商，考虑是否可能对世界上一个冲突地区实行《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如果积极主张对该冲突地区实行第七章的规定的那些成员国恰恰就是反对对种族隔离实行第七章规定的成员国，那将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出现那些的情况将确实非常令人悲哀，而且也将在它们的动机上投下阴影，并将说明为什么那天博塔的人以这样蔑视态度对待安理会。

主席：我感谢津巴布韦的代表对我说的赞赏我国政策的话，以及对我本人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尼日利亚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且发言。

伊赫米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代表尼日利亚代表团对您担任本机构三月份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毫无疑问，您丰富的外交经验以及贵国对国际和平与正义所作的众所周知的承诺将使您的工作获得成功。我国代表团还要对美国的弗农·

沃尔特斯大使成功地担任了安理会上月份的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再次来到安全理事会讨论信誉扫地的白人至上主义政权最近对南非黑人大多数所进行的镇压和压迫活动，这活动一直在进行，而且不断增加。博塔政权为了镇压即使是最和平的方式抗议南白人政权日益增多的残酷无情的法令的活动，又精心策划了一次新的行动，这就是1988年2月24日宣布的全面禁止17个反对种族隔离民主组织的命令。该政权还对18名著名人士实行了无理限制，这些人的唯一罪行就是提高了他们反对凶残的、应受严责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声音。不仅如此：自从颁布了禁止和平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的镇压性立法以来，该政权对一切和平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进行了最顽固、最严格的监视，——这种情况导致了1988年2月29日一些牧师不幸被捕并受到短暂的监禁，这些牧师中包括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和统一民主阵线领导人艾伦·博萨克。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1988年2月24日的行动成功地撕去了南非的最后一点民主伪装，使得打着荷裔南非人全国抵抗运动旗号的新纳粹保守组织为代表的荷裔南非人国民心理中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可以横行无阻。一个自称为西方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政权，对那些致力于利用和平手段在他们四分五裂的国家内实行早就应该实现的变革组织——从南非政府眼中看来它们都是“声名狼藉”的组织——实行严厉的立法措施，这很能说明问题。

我国一再表示，在南非实行有意义的变革，建立一个公正、非种族的民主社会不能靠陈腔滥词的宣言，而是要依靠行动。现在，反对种族主义、铲除种族隔离的唯一和平行动就是坚持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全面、普遍、有效和强制性制裁。三心两意、零碎地实行一些有选择性的制裁措施不能也不会使他们放弃这一可恶的制度，最多只能带来一些表面变化。

3月3日，我国代表团听到种族主义政权出口狂言，对安理会进行粗暴的污蔑感到震惊和难以相信。大家都知道，种族主义南非从来不把安理会当一回事。但是，我们最强烈地谴责该种族主义实体发言人出口不逊的语言。尼日利亚代表

团希望，南非污辱安全理事会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我们还希望，南非的这种污蔑能够帮助那些曾以某种方式帮助和支持南非犯罪的国家和个人丢掉幻想，看清真相。他们现在应该看到种族隔离的真面目了。

让我们不要理会南非发言人的绝望、疯狂的诅咒吧。我们的信息很简单：任何恐怖、罪恶、镇压、取缔或谋杀都不能制止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争取正义和自由的斗争，也不能阻止他们争取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斗争。我们吁请国际社会看到，种族隔离是对和平的威胁，这样无情地走向愚昧和悲剧的发展必须得到制止。非洲需要和平来解决自己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而种族隔离却威胁着这一和平。

尽管过去曾一再令人失望——这些失望与某些成员国自私的打算并非没有关系——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依然相信安全理事会。我们相信，真理和正义终将胜利那时，安理会就能履行其历史职责。早就应该对比勒陀利亚实体采取行动了。今天，我们还是敦促这一崇高庄严的机构弥补自己的记录，同南部非洲被压迫者站在一起。

不能继续让人们以为联合国对南非束手无策。南非是脆弱的。尽管南非发言人口出狂言，博塔政权还是害怕国际社会采取具体的行动，迫使南非作出有意义的改革。最近全面禁止南非各组织与个人——他们是致力于这一不幸国家和平变革力量的最后堡垒——的活动的措施，突出强调了一切赞成实现根本性变化的国家必须采取行动的紧迫性。

我国代表团认为，稳健与逐步渐进的时机早已过去。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迫使安理会必须表现出勇气、想象力，首先是团结一致，以便应付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不公正局势。因此，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对信誉扫地的种族隔离南非政权实行普遍、全面和强制性制裁，不要再事拖延。

我国代表团必须告诫人们，行动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南非局势的发展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危险与灾难的迹象和警报已十分明显。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我们呼吁安理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安理会有这样做的能力。必须结

东南非的傲慢与固执，而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所讲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皮特·祖泽先生。安理会已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祖泽先生（赞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主席先生，我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就你担任安全理事会3月份主席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我愿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接受非洲国家集团的要求，讨论由于种族隔离政权最近镇压南非人民的一系列行动而导致南非局势恶化的情况。纳米比亚理事会感谢安理会友好地邀请纳米比亚理事会参加安全理事会在这一关键时刻所进行的重要讨论。

我也借此机会赞扬你在1988年3月4日针对南非代表在安理会上发出蔑视安理会和联合国的狂言所作的讲话。

作为不结盟国家运动的一个缔造国和主要成员，南斯拉夫理所当然地在鼓励全世界争取独立与社会正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贵国一贯支持反对南非种族隔离、争取纳米比亚独立和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争取自决、正义与和平的斗争，我们地区的各国领导非常感谢贵国的努力。

纳米比亚理事会满意地看到这场辩论是在你所代表的国家的主持下进行的，从不结盟诞生起，贵国就是这个运动的一个旗手。

我也借此机会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感谢美国的弗农·沃尔特斯大使，他出色地处理了安理会2月份的事务。

一年多以前，1987年2月，安全理事会审议了南非国内的局势。各国代表团都强调，南非的局势继续恶化。它们对南非政权实行紧急状态法，加紧迫害和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措施表示遗憾和谴责。在这方面，各国代表团强调指出，南非拘留的政治犯中，几乎40%是未成年人或18岁以下的少年。

他们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对前线国家的侵略和破坏。他们都强调说种族隔离制度必须消除。大多数成员国在安全理事会寻求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联合行动，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制裁。然而，某些来自西方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会再次明确地表示，安全理事会采取制裁措施只会加剧冲突和镇压，而无助于缓和冲突。

南非的这些强大的盟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不同意大多数国家的意见，即实行制裁是结束种族隔离的和平途径；它们反对所谓的国际社会以促使南非经济崩溃来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设想”。

现在我们已经晚了13个月，再次坐在这个议席上，重新估价局势，再次清算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残酷镇压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行径，当然也再次逐一表彰的南非人民坚定、果敢和无畏的行动，他们正在自己的被侵犯的土地上为争取正义、民主与和平而斗争。

博塔政权利用安理会没能采取一致的具体措施而为其提供的喘息时间，来加紧实行镇压并确保种族隔离制度的继续生存。最近，为了阻挡日益高涨的反种族隔离浪潮，南非政府于1988年2月24日宣布了一些措施，对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17个民主的群众组织和18位个人发布有效的禁令和实行限制。牧师们为反对这些措施而举行的一次和平抗议活动受到无情的压制和镇压，南非政权把其中的领导人拘留了一段时间——这些领导人中有诸如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图图大主教和波伊萨克牧师这样的知名人士，所有这些人都是仅仅因为参加了一次和平活动而被拘留。

受打击的组织包括民主联合阵线、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当地学生和社区团体以及象声援被拘留者父母委员会这样的人权组织。在实行紧急状态的将近两年里，这些组织的许多成员遭到拘留，酷刑、杀害、甚至绞死。这个政权还对南非工会代表大会实行严厉的限制。

最近被禁止的组织当中甚至没有一个是被种族主义政权指控进行暴力活动的，民主联合阵线在针对最近这次镇压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了这一点。声明指出：“政府对反对种族隔离的和平力量宣战了。”在这一方面，图图大主教指出政府“拿得出来的只是暴力和流血”，并认为这是“一个已经对南部非洲构成威胁的政府所采取的一项罪恶的挑衅性行径。”

种族隔离政权正在对自己的人民、儿童、宗教领袖和民间团体领导人采取歇斯底里的复仇行动。种族隔离并不仅仅是南非的一个问题，它也波及并影响到纳米比亚人民的生活，南非一直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把它变成了一个军事要塞。尽管早在22年前大会就宣布结束南非对这块领土的委任统治，但上述情况依然存在。联合国通过了许多决议要求南非撤出纳米比亚，但都没有得到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答复。今年是安全理事会通过当时安理会的五个西方成员制定的第435(1978)号决议的十周年。即使我们是在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十年后的今天开会，眼下似乎还没有任何办法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纳米比亚是联合国承担直接责任的唯一的一块领土，但联合国虽然没能让南非撤出这块领土。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还在继续坚持对前线国家，特别是安哥拉进行军事侵略，南非最近动用了9000人的南非部队侵占安哥拉，对平民中心进行轰炸，造成了几百人的伤亡。这些袭击和其它行动都是从纳米比亚领土上发起的。

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命运掌握在这两个国家的被压迫人民的手里。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南非的被压迫的人民终将消灭种族隔离制度，他们在纳米比亚的兄弟姐妹们也将获得自由。种族主义政府以残忍的军事力量来压制被压迫人民寻求自由的愿望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的。

现在，南非的那些有影响力的西方成员和贸易伙伴应当作出抉择：是继续以捉襟见肘、没有说服力、而且经常是傲慢的言论来作挡箭牌，还是参与要求安理会实行强制性制裁的运动，投入目前的变革进程呢？这不仅是国际社会的唯一有效的

选择，而且也是确保加快变革进程，从而尽量消除否则有可能伴随这一进程的破坏因素的最可靠途径。

南非的镇压措施宣布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非暴力途径都是“罪恶的。”这样，南非人民就没有参与任何政治进程的机会了。联合国会员国必须利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安理会可以采取的途径，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有效和全面的经济制裁。不这样做，就等于背叛南非人民，乃至背叛南部非洲的全体人民，因为南非政权通过最近对被压迫人民采取的措施，再次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明它无意通过和平谈判来消除种族隔离。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也公开地对这个世界机构发出挑战。我们听到而且也看到它的代表在上星期四刚说过的情况。安理会的作用被滥用了，安理会再次不能沉默了。安理会再也不能对这种不受欢迎的行径无动于衷了。如果安理会不采取决定性措施，它将失去南非被压迫人民以及全世界亿万人民对它的信赖和尊重，因为大家都把他们争取正义斗争的希望寄托于安理会。

主席：我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对我国以及我个人说的表示赞扬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马来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优素福先生（马来西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这一职务。贵国与我国享有最佳的关系。南斯拉夫领导人所体现出来的深切的国际主义精神不仅激励着不结盟运动，而且也鼓舞了国际和平与发展。贵国领导人非常值得我们钦佩。你以自己具有的著名品质和丰富经验来履行你的职责，保证了安理会能以有效地处理它所面临的许多困难问题。

我还要向美利坚合众国弗农·沃尔特斯大使表示赞赏，因为他在担任安理会上月份主席期间体现出了不凡的气度。

我请求发言是为了支持呼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坚决和明确地实行强制性制裁。我国政府强烈认为，在南非，安理会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人道问题。因此，我觉得不得不参加这次辩论。我将尽可能简短地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比勒陀利亚加深和扩大了种族歧视和压制的制度。严酷的措施使得基于种族和肤色的歧视以及对一整个民族的征服制度化了，而这一切却增加了白人少数的财富和繁荣。在推行了几十年的种族隔离之后，比勒陀利亚政权发觉自己被围困在一大片居住着非洲土著人民的内陆中。它再一次作出绝望的挣扎，诉诸极端措施，加强紧急状态，并将它扩大至全国。上个月底，实行了全面的新闻检查，许多组织和个人被剥夺了在国内举行集会和发表言论的自由，还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政治逮捕。这些镇压行动，进一步恶化了南非今天的局势。这些行动注定引起暴力冲突和种族混战。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这些冲突将造成极其十分严重的国际影响。

自从南非依然是英联邦成员的时代起，我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密切注意着南非发生的事件。我们看到，比勒陀利亚使其种族歧视制度永久化的决心从未有所松懈。因此，随着它采取的措施逐一出笼，我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谴责。我们今天再次表示谴责，不仅谴责它对南非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而且也谴责它在这次辩论期间对安理会和国际社会表现出来的傲慢无礼和极度轻蔑。

这种轻蔑的态度是比勒陀利亚政权一个令人不能接受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它脱离了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它在全人类面前宣判自己犯有罪行。鉴于比勒陀利亚最近的所作所为，我们相信，它根本不想与任何国际努力合作，共同寻求和平解决南非的冲突。它一味欺骗和侮辱它安理会内依然拥有的那少数几个朋友。

安理会不得不实行强制性制裁。我国政府敦促安理会紧迫和毫不含糊地这样做。

我在发言一开始时就强调，我作此发言是出于人道考虑。比勒陀利亚制造的问题不仅仅只是非洲的问题。我们对普遍人权和一个民主与和平结构中个人的基本自由怀有坚定的信念。这些人权和自由是衡量普遍道德发展进展的准绳。我们将继续捍卫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南非，我们看到少数人拼命企图压制这种人类进步，企图扭转时钟，将人类推回到黑暗的中世纪。

因此，安理会面前的问题不仅仅是针对比勒陀利亚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针对国际社会和安理会本身的问题。人权和基本自由过去和现在都在南非遭到有计划的侵犯。该政权一再破坏国际和平与稳定。比勒陀利亚蔑视本安理会，叫嚣让它“折腾去吧”。（S/PV2793, 英文本第16页）安理会是否愿意并能够明确和紧迫地履行它的责任？答案当然是明显的：它不仅作出勇敢的回答，而且要作出明智的回答。

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朝全面制裁迈出第一步。我们敦促安理会首先承认和赞同许多国家目前拒绝在南非投资和让其他资金流入南非的做法。安理会可以采取行动，禁止会员国与比勒陀利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任何形式的贸易和交流也应该停止。应该将南非当作一个国际弃儿，直到彻底拆除种族隔离，恢复该国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为止。安理会某些重要理事国的任何拖延只会鼓励种族主义政权拖延南非的人类苦难和羞辱。我们认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没有权利宽容或鼓励这些危害人类的行径。

主席：我感谢马来西亚代表十分客气地对我国和我个人表示的肯定。

下一位发言者是博茨瓦纳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及时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你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伟大的国家，南斯拉夫。贵国的光明磊落、客观和有胆略的声誉是无可指摘的。在你的领导下，尤其在这个场合下，我们毫不含糊地表示坚信这场辩论将圆满结束。你的前任的强有力的领导也使安理会受益，我们向他表示祝贺。

比勒陀利亚政权千篇一律地，肆意地对南非这么多人犯下的种族隔离罪行变得如此平凡，例行公事一样，世界现在已对此觉得理所当然。这些罪行被当作正常的事情接受，某些人对惯例地出现或犯下这种罪行已感到十分厌倦。

当该国的紧急状态法把种族隔离的南非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秘密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里，正在秘密地对种族隔离的受害者进行摧残）的时候，任何象禁止17个和平组织和18个人从事一切活动以及剥夺举行争取自由的示威游行的权利（这一行动逮捕红衣大主教的形式戏剧性地表现出来）的行动，对于世界上一些认为南非及其罪恶的种族主义暴政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人类文明畸变的人来说，只不过是具有令人厌烦的价值罢了。

在南非以外的世界，人们极为关心的并不是种族隔离暴行，而是黑人对黑人的暴力，因为黑人对黑人的暴力加强了那些力图为非种族暴政辩护的人的顽固态度。持黑人对黑人的暴力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自行推动的，更不能自行维持下去。持顽固态度的人想要我们相信，种族隔离罪行应归咎于南非黑人部落，南非紧急状态法和其他严峻的法律渊源于仁慈地需要使南非免遭部落战争和冲突的这一基本原理。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出现了一种对南非问题无动于衷和无所谓的态度。是的，我们听取了某些西方大国针对比勒陀利亚对17个组织和18个人所采取的行动发表的强硬声明，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声明在其意向或目标方面既不新颖又没有多大意义。我们知道，这些声明的作者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以便帮助改变南部非洲局势。

我在这里说的是心里话。我们知道南非有影响的朋友们能够在南非变革中发挥建设和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知道西方大国多么害怕对白人统治的南非实行经济制裁。我想要请安理会放心，我们自己也都感到害怕，尤其是我们当中与南非在地理上接壤的国家，特别是该国种族隔离的受害者。你看，我们与南非分享地理空间，我们根本无法不受对该国的经济制裁所产生的影响。可是，那些享受远距离的舒适的人，那些住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人怎么样？他们为何对提及制裁都如此害怕？

我们承认，制裁不是对付种族隔离的唯一武器。事实上，对我们来说，制裁是绝望的武器，因为其他任何办法都没有奏效，可供选择的武器也没有试用或者遭到拒绝。事实上，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博茨瓦纳本来会更加高兴，如果西方大国对制裁的恐惧可能会迫使这些大国采用我们十分赞同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武器，这就是西方对南非白人少数政权施加真正和有意义的压力，以迫使它与黑人南非的真正领导人即曼德拉，毛索班其他人为南非商谈一个民主宪法。西方没有施加这种压力。西方太忙于将其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寻找逃避制裁的出路上。我们听到只是制裁不能奏效的话，我们没有听到迫使南非合作的可供选择的尝试办法。让我引述中国谚语里的一条名言：只要大力尝试，虽败犹荣”。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没有大力尝试用它必须面对的真理来对付比勒陀利亚。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对西方国家对南非局势的正义感提出质疑，两年前当南非破坏英联邦倡议（倡议的唯一目标是使南非冲突各方心平气和地商谈种族隔离的消失）时，西方国家没有做任何有意义的事。西方知道，英联邦倡议遭到破坏，是因为这个倡议即将处于成功的边缘。一个和平地结束种族隔离暴力的历史性机会就这样从国际社会的手里溜走了。西方国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挽救这个机会。西方国家太忙于逃避制裁。西方认识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假使英联邦倡议成功的话，制裁就过时了。

现在，比勒陀利亚对抗国际社会的决心大大地强硬起来。那一天，南非代表毫不犹豫地让安理会见鬼去，他这样说当然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一邀请是以不寻常的信心十足的态度发出的。当然，不难想象当安理会被无礼的南非丢进地狱里被焚烧的时候，世界的命运将如何。但是，告诉你们老实话，我们一直对联合国的首要机构的宽容和（或者是）容忍的能力感到惊讶。安理会居然一再容忍南非要求安理会跳进东河淹死或滚到地狱去的诅咒，就是因为南非有着西方世界的友谊，博爱和同情的靠山才得以苟延残喘。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日本和意大利联合起来的影响，连同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前线国家、非洲统一组织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坚定努力，必定会战胜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政权的专制统治。

这种影响力迄今未得到积极的利用。它反而被用来助长比勒陀利亚的自我意识，幻想它是不可战胜和不可缺少的。我们所看到的，尽是几个西方国家的特使徒劳无功地访问南非，其中一些人是在欧洲替种族隔离政策服务的，他们前往南非朝拜，加强其顽固态度并谄媚所谓改革——而这种改革的目的显然是在于保证白人少数的所谓文明世界的永久博爱、感情和了解。

曼利先生前几天所谈的改革的欺骗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与进行有意义的和根本的变革——我们寻求在南非实现的那种有意义和根本的变革——相混淆。他的政府从不掩盖这样的事实，即改革只是为了修改种族隔离制度，而不是取消种族隔离并进而在其废墟上建立南非的新的民主社会。博塔总统本人几次十分明确地指出，取消种族隔离等于放弃白人少数在南非负责任的领导地位。他明确叫嚷南非非种族的民主将会毁掉南非，因此他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出现。

白人少数政权日常对南非黑人所采取的行动表明它无意在其顽固立场上做出丝毫让步。该政权不仅取缔了黑人的政治活动（包括一切争取自由的政治活动），而且——实际上这种情况十分严重——还取缔了宗教人士争取和平的游行和步行。在南非你甚至看不到争取自由的和平游行或步行。

我们又能够用什么其他方法来解释前几天当开普敦的英国圣公会主教和他的同事们安静和肃穆地步向当地议会大厦前进时，却遭到逮捕。确实，在南非甚至黑人举行和平抗议也是非法的。它属于南非灵活掌握的规定中所谓“议会外”活动，黑人是准许举行这种活动的。这种活动只准许在白人中间举行。

安理会最近目睹了欧裔非洲人新纳粹分子在联邦大厦——南非比勒陀利亚政府

行政总部——台阶上的集会。这一事件发生在紧急状态和2月23日的禁令时期。这些欧裔非洲人喊出的口号，如果出自于象统一民主阵线那样的黑人团体的口，就会成为叛逆行为。这些欧裔非洲人新纳粹分子在警察的陪伴之下，而这些警察只是满意地听着他们恶毒发泄对南非黑人的仇恨和对他们在自己土地上争取自由愿望的攻击。

事后对图图大主教及其谦卑的布衣平民同胞的逮捕，证实了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即欧裔新纳粹分子完全可以不受干扰地举行其希特勒式的活动，而黑人或白人平民为祈祷实现南非黑人自由的肃穆游行，却是非法和不正当的行为。

南非的辩护士们容忍所有这一切，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南非黑人运用武装斗争来要求其与生俱来的在自己领土上享受自由的权利。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大声疾呼地要求进行制裁。他们问道“为什么这样没有耐心？”——即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是这样地没有耐心；“为什么你们不耐心等待自由？为什么不给改革一次机会？”——就是说，“为什么不许白人通过修正种族隔离制度而安抚一下他们的良心？”他们提问，“为什么不与博塔先生和他的政府进行谈判？为什么不接受三院制议会，视之为正确方向的第一步，哪怕它保证剥夺了南非百分之七十以上居民的权利？”他们说“请给他们一次机会来修正种族隔离制度。”他们说“我们仇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暴力”——好象他们喜欢南非政府犯下的种族隔离的暴行。他们憎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暴力，但却不理睬种族隔离的暴行。后者是可接受的暴力，因为它是已经确立的权力——幸好是白人所建立的权力——所实行的暴力。

上星期，南非大使曼利先生在其粗话联篇、不值一文的发言中，声称他的政府将“继续努力通过谈判解决所有南非人面临的问题”（S/PV. 2793, 第16页）。说的很好听，西方国家喜欢听这种话。但是曼利先生的政府正努力与谁进行谈判来解决南非的问题呢？这是问题的奥妙所在。是否他的政府终于丢掉以往的顽固借口，准备和愿意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组织就建立一个崭新的南非而进行谈判？如果曼利先生的政府在与南非真正领导人谈判问题上改变

了主意，那么我们又不禁感到疑惑不解，即怎么与那些被关进监狱、躲藏起来或受到限制的真正领导人进行这种谈判？怎样进行？

曼利先生的政府早已丧失了随意撒谎的能力。不可辩驳的事实是，按照南非的安排，那么南非黑人和我们争取的在南非举行的谈判，就不是曼利先生的政府所寻求的那种谈判。比勒陀利亚自己的打算不外乎要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现代化的结构调整。这就是为什么曼利先生的政府甚至不能容忍对其所谓改革的反对，哪怕是和平的反对。

曼利先生在他的“让你们折腾去吧”的发言中说：

“不能再容忍成为反改革团体的所谓政治活动的特征的内部战争。”（S/PV. 2793，第13—14页）

——这场战争当然是比勒陀利亚引起和鼓动的。

南非大使及其政府以典型的方式不接受南非的那些贫穷黑人完全有权反对和拒绝旨在避免多数统治和加固披着现代伪装的白人至上主义的改革。他不能理解南非黑人不要白人至上主义象牙塔里施舍的半拉子自由。他们希望而且完全有权参与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

曼利先生说2月23日的限制

“……只影响危及公众安全和破坏维护法律与秩序的活动。”（S/PV. 2793，英文本第13页）

这是公然撒谎。我已经指出，南非那些不在曼利先生的政府规定的议会外活动范围内从事和平与有秩序活动的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根本就不许为争取自由抗议、游行、行走或在户外祷告。他们被禁止为要求释放被关押的领导人进行和平游行。为要求释放曼德拉进行和平鼓动是有罪的行为。无论如何，即使没有2月23日

的限制，紧急状态和南非警察武断的行动方式，也使得民主联合阵线和其他和平组织与个人在南非谈论政治变革与自由成为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极其危险的事。

我来自南部非洲。我代表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一个种族隔离政权的受害国。因此，我在结束发言前要重申我认为我在这里所说的所有话中最重要的内容。我要重申我国对谈判解决南非问题的信念。

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弗兰克·齐凯恩牧师在昨天上午的电传中除了呼吁美国和联合王国不要否决对南非的制裁外，还呼吁进行谈判阻止南非滑向具有无可言状后果的悲剧。换言之，任何人都不应心存幻想，误认为前线国家反对谈判或者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谈判。前线国家、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非洲的其他人反对的是我们看到的西方对南非的诡辩，西方有人说：“请不要实施制裁。我们将不作结束种族隔离的任何努力，但不要为制裁而麻烦。我们将否决制裁，作为回报，我们将不要南非到会议桌边来为结束种族隔离进行真正的谈判。”也就是说，对南非人民发出的信息是：“三百年还不算长。你们可以再等几十年和几百年之后再获得自由。”唉，这些可怜的南非人！上帝所犯的唯一错误是让他们生为黑人，因而他们无权享受自由。

但是，就是那些拒绝迫使南非政府与南非真正领导人一起坐到会议桌边的国家又会转过来说：“你瞧，现在他们正在到处杀儿童，杀白人，这些人拿着从俄国人那里得到的AK-47步枪参加你们的这场解放斗争。你们三百年来都没有自由，但你们正在变成共产主义者，因为你们从东方获得支持。”所以他们赢不了。

我国热忱地相信以谈判和平结束种族隔离暴力，因为制裁和战争都对我们人民不利。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南非人民举起双手说，因为他们的邻居将受到制裁或暴力的损害，南非人民就不能为自由而斗争。如果他们的邻居说“请不要不择手段地争取自由，因为使用那些手段将伤害我们”，那将是极不公正的。

我不知道联合国是否收到了奇凯恩牧师题为“向联合国发出的呼吁”的电传。我收到这封电传，我知道那位教士只是在呼吁安理会迫使南非走到会议桌旁来，为和平结束种族隔离进行谈判，现在就看安理会了，尽管有人叫它见鬼去。我们希望它将等一等，在它去见鬼之前它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放南非。因为我们在这一点上同意西方的意见：那就是除非能够和平解放南非，否则我们知道其他的替代方法将是太可怕了。

南非解放运动和他们被监禁的领导人反复表示，如果他们的合理条件得到满足，他们愿意进行谈判，在南非建立一个统一、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这些不是什么新条件；这些是过去史密斯先生必须面对和葡萄牙人必须面对的条件。南非绝不能希望与其自己选择的领导人谈判结束种族隔离。如果真正希望在南非实现和平，南非政府必须谈判结束种族隔离，必须与它关押的人进行这种谈判。这是能够结束种族隔离的唯一方法。我们从企图与傀儡谈判的南罗得西亚看到了这一点。只有掌权者与津巴布韦真正的领导人谈判，战争才能停止。在南非问题上这条规律不会有例外。这些合理的条件只不过是：必须释放所有被监禁的人，必须取消所有严厉的种族隔离法，因为南非政府无法与囚犯谈判结束种族隔离。

前线国家知道并相信解放运动想要谈判结束种族隔离的真诚意图，只不过要给它们谈判和平结束种族隔离的机会。他们的领导人不是嗜血成性的人。他们只是要为自己的人民争取和平。

但我们要问的是：南非怎么样？南非的朋友和支持者是否准备合作，促使博塔先生和他的政府走到会谈桌边来，为新南非的诞生谈判？

是的，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知道前线国家一贯信守自己对本地区和平作出的承诺。没有前线国家的合作，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10年前就不可能实行。由于某种原因，这些西方大国目前对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采取冷冰冰的态度——因为由于某种原因，它们发现该决议不能产生它们在1977年和1978年所预料会产生的那个纳米比亚国，但这一事实不能否定另一事实，即：安全理事会通过那项重要决议应当归功于前线国家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合作。如果我们没有与西方进行合作，就不可能产生第435(1978)号决议。这表明我们希望南部非洲和平的诚意。

我们可以在南非问题上再次进行这样的合作。上次西方大国劝说比勒陀利亚——暂且不提这次劝说的动机——放弃纳米比亚的特恩哈勒马戏场；如果它们愿意，现在也可以劝说比勒陀利亚放弃危险而毫无用处的种族主义改革。是它们面临着挑战。接受这一挑战的另一个办法对它们来说当然再明显不过了。这个办法就是对它们的朋友施加经济压力。这个办法也可以是——这是一个使它们感到害怕的办法——进行反对比勒陀利亚政府的解放运动。如果不能和平地制止种族隔离的暴力，南非人民将苦战到底。西方将牺牲自己在南非的利益。如果苦战到底，西方的利益将在烟雾中消失。难道这是西方所想得到的吗？选择将由它们自己作出。记得中国签语饼内有这样一句良言：“只要大力尝试，虽败犹荣。”西方还应当作出巨大努力帮助南非摆脱种族主义暴政的枷锁。我的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

主席：我感谢博茨瓦纳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由于时间太晚，还有4人要在辩论中发言或表决前解释投票立场，我们现在休会。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时间是今天下午3点30分。

下午1点20分散会。